鄒忠介公奏疏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五

吉水　鄒元標　著
婁東　吳偉業
長洲　楊廷樞
武塘　吳祖錫　仝較
平湖　沈中柱
候官　林　銓　評閱

懇垂念貞勞臣工疏　左都御史

臣讀書重九經章、敬大臣、即繼之曰體羣臣、

曰體者、血脉心志、罔不相通之謂、故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人臣之義也、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者、明君之仁也、蓋臣不以時危改節、明主不以遐邇忘念、載在史籍、斑斑可考、頃者
陛下念薛敷政全蜀危城、陞太僕寺少卿、諸臣無不頌
陛下體臣之情。知其淸貞。故首舉爲百僚勸。然敷政外。臣所痛心盼望者。則有御史史永安。永安力撐貴陽數月矣。此兩三月不聞消息。

一語摹寫苦境極神

臣憂心如擣平越兵敗不知誰爲接濟張我續移鎮偏沅不知何時有濟遐想永安與巡撫李橒督學劉玄錫之三人者如槁葉之禦衝風一出入息苦如年矣憶

世宗朝胡宗憲夜出禦倭一戰得捷即陞都御史浙竟賴之以寧倘永安保黔城無他慮即便優陞非過此

祖宗朝舊例也劉玄錫在两司中孤掌獨指如蜀中之戴熼周著萬編等同孤城似當從優

議擢。無拘常額。俾諸臣履危之形。有生之氣語曰明君之行賞也。暖如時雨。故人歡極力而樂盡情。雖。所。以。厚。諸。臣。亦。所。以。衛。社。稷。也。雲貴兩差。御史其當差也。臣等不得不責之以大義。其既差也。臣等又不得不體其私情。諸臣中間有遲回者。亦人之情。不然。陟岵陟岵之章。鞅掌偃仰安處之詠。詩備載不遺。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臣愚謂雲貴兩省。及山海關。當軍興時。三處按臣。宜以一差算二差。

事平仍舊。無論事體不比中原十之一。即道路嵐氣。見者心驚。亦鼓舞人情之一道也。臺臣賢有志操。近日綵之棟。先年挐獲劉保。此眞奇功。彼不自以爲功。今馳驅於長庸山海多事之時。亦當算二差。彼不自以爲勞。臣閱其報命冊籍。纖悉詳備。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彼雖不言。臣不一言。使賢者無所用勸。臣心豈安。臣敢昧死惓惓、臣等無任籲天叩誠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這奏內川貴各官戰守勤勞應錄敘的即與錄敘其李橒史永安劉錫玄蔣編等見在圍困着即加銜以示激勸雲貴及山海關按差准算兩差候事平照舊梁之棟依議優敘本內劉錫玄誤寫玄錫着改正行該部知道

正臺規以一法守疏　左都御史

臣等于本月廿二日，接御史安伸揭，為世局多變，公道不明，謹投劾乞罷，以避奸人之雄事，臣等讀之，不勝駭異，伸蓋為議差一事，恭本院經歷何顯宗，似得而有心于其間也，臺規雖每差一新一舊，所從來久遠，至督學一差，新者不推，而舊者又多採望，不盡依次序，誠重之也，今南直學差已出，又突出貴州一差，舊資御史見在止張慎言安伸二員，正在

擬議間、安伸忽有此疏、若恐貴差及巳、兵戈倥傯、故不暇點簡、重叅顯宗耳、而不知擬議者、尚有河南道、主張者、尚有臣等、豈顯宗可得而私詿、安伸此舉、闔衙門皆不韙之、臣因查二臣于二差未出時、各有請告病呈、懇乞

聖恩亮安伸倉皇上疏、語不擇音、寛其罪戾、准令告病、併許臣等于張愼言一體具疏請告、至督學貴州二差、咨臣等酌議上請、蒞學差取望、例與吏禮二部會同具題、而貴州用兵

之時、旦夕不可無憲臣彈壓之安伸方寸已亂、病非假託、似難強之使任、若經歷何顯宗、清恬無私、雅有執持、仍令炤舊供職、不得避嫌誤事、庶臺規明而法守一、臣無任皇悚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朝廷設立御史委以巡方責任隆重乃一遇難地相率推避又動以思親爲辭旣不能忠何以言孝還從重叅看來說何顯宗着炤

舊供職

叅處道臣以肅法紀疏 左都御史

臣等于本月二十三日、有正臺規以一法守一疏、二十七日奉

聖旨、朝廷設立御史官、委以巡方、責任隆重、乃一遇難地、相率推避、又動以思親爲辭、既不能忘、何以言孝、還從重叅看來說、何顯宗着炤舊供職、欽此、臣等不勝愧汗、始臣等豈不能嚴爲叅究。念臣等老馬識途。覩彼少年。任性咆哮。目中無人者。蓋矜其少不更事。不屑

與之訃。俟其悔而知改也。臣等嘗誦易以坤爲臣道。而象之牝馬。牝馬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志順也。人臣東西南北。惟上之使。艱難險阻。惟上之命。一新一舊。臺規昭然。無容移易。今以未定註之差。而先爲叫閽之辭。是與上衡命也。法之所不載也。安伸曾爲令矣。亦奉命巡一方矣。其得于磨礱砥礪歲月者。當閱歷有素。德性自定。凡事之至也。內度諸心。外度諸人。而後遜以出之。故能上下和順。發而

中飾。今舊臺臣止張愼言安伸二人。新資諸
臣。不擬學差。舊資學臣不論次序。在當事者
擇而用之。愼言兩月前定議學差。衆皆聞之。
再有學差。亦次及伸。忽然而有貴州之報。伸
旣若病。驚心家報。卽臣等已題。積誠告之
陛下。陛下未必不哀其情而聽允矣。忽然一疏。
以經歷何顯宗爲辭、疏內語多自叙。非言臣
體。是未渡而先憂滅頂。未車而先憂敗駕。視
河南掌道。與臣三堂官爲何如人。理之所不

載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志惇也。何顯宗以才與品。亦自不薄。始因其病。奉堂官命留之。意有所用之。非口審也。既忽然而有貴州之報。除伸別無舊者。既不能遲遲數月。待學差之至。不得不需次而用。以濟黔邦之急。暖無劍也。而以紊序聳外人之聽。揄巷婚姻。妄自菲薄。亦情之所不載也。且引遠差紊序爲言。外人不知。安伸在臺當知之。方震孺有無滿可報。關差當裁一疏。冢臣張問達在朝房。及

講臺臣在後堂。共議是差當裁。臣又有疏言山海一差可裁。故山西蘇松二差。掌道李養志爲政。遂註二臣。今特可言註之太早。未可言其資序也。安伸偉男子。臣等望之可以勵勸世途。今此一舉也。蓋自待甚薄。非臣等所以期勉之意矣。叅劾得河南道御史安伸。虛抱濟川之才。漫無擊楫之志。欲見機而思引。乃先發以制人。旣拂輿情。又傷雅道。

陛下或以其避難。妄動而重懲之也。惟命。或念

其未聞貴州差出。旬日前有告病之呈。而稍寬之也。亦惟命。臣等未敢擅便。敬直陳以請。

臣等又有請焉。

神宗朝差浮于人。故時多遷就。今二年間。奉旨行取者屢矣。人浮于差。

神宗朝東南無警。聞命者恬然而往。今一聞山海貴州差。如驅之死地。無病而餙詞稱病。親健也而駕言親病。此可以觀世。亦可以觀變。

陛下所謂未盡忠。安足盡孝。其所以激懦臣頑

臣者。如天日之炤臨。諸臣亦當痛思天語。尤逐前轍。倘有難差。即告病告歸。臣等以死守法。義不與易。惟

陛下堅持。如金如石。臣等遵而行之。庶幾法紀整肅。人心震懾。不然。豈惟兩關貴州。今日如雲南楊春茂留滇不得來。羅汝元驛車不得入。後如四川。如廣西。人人思避。借經歷司為射的。以辱掌道。以侵堂官。以壞憲體。再無定期。國有危難。誰與臣扶。臣等無能為

陛下守三尺。亦爲虛位。此當爲社稷。非爲一人私也。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這恭劾安伸允協紀法如不重處後來何以用人但念先有病呈姑降一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陳楙見以備廷議疏　　左都御史

頃兵部恭旨着廷臣集議大虜撫賞金錢難辦時迫費劇謀貴僉同欲臣等集議然有事中之議有局外之議臣局外也即言恐未悉當事苦心然不敢不盡其愚慮當事見奴酋强盛不得不借西虜護我藩籬此亦萬不得已救燃眉之計知不以是爲長策也語云量其所入度其所出自遼發難來添設加派今天下處處蹙額家家罄洗至不逞之徒思與

西虜挾賞起於輕許是大病根惜哉當事者之不能斬絕也

爲亂。檄而激四方者矣。曰疏減加派者十而九。謂當事不肯即允。不知當事憂民。與衆同情。蓋亦不得已無奈之何。今四川湖廣雲南貴州山東。即不減。勢所不能。此外所入。又不知幾何。前五省且軍興不貲矣。今以西虜加餉百萬。一年勉應。年復一年。借各各色。彼一任事也。恐生事端。累已許加若干此一任事也。又恐生事端。累已許加若干。即鄧林不能供。野火不必東。虜至先自困矣。今宜以

陛下不允多賞。且講且議。若與若吝。或得若間者調劑其間減得十萬是十萬。二十萬是二十萬。此所謂度其所出。而當急圖者也。至于嚴與之約。亦在今年。曰明年以廣寧還我。賞如之。不然。不能如數。或能驅奴酋隻馬不來。不住廣寧。賞如之。不然。不能如數。庶可杜將來。此一稍遷就。彼如食蔗。我如刮髓。髓盡人亡。何必虜至。昔有一富翁慮盜之至也。日夜賃壯士數百守之。其家日漸空虛。有教者曰。

爾以賃壯士之費。高其垣墉。嚴其關鍵。彼盜不得來。富戶不聽久之。賊即至。富戶若洗。今之勢何以異此。願吾黨深心爲千萬年計之。如薊遼山海。即二虜卒來。我可無恐。始足以壯國長城。不然。苟且目前。貽禍來茲。後人責備。其何已時。即榮名益棺。憂方大耳。若山海外城倘著實堅固。無浪費。無屑越。一勞永逸。此不必惜。至于一次行邊。動輒加賞數十萬。今之兵非不多。以不練。坐而食餉。似以節給

大言弔詭者偏得高爵卒于無奇可見安得起公一正其罪

兒、兒欲餉無已時、其何能給、至于無行之徒方困窮閭里大言弔詭不知者以爲淮陰復出即驟得高爵既得高爵復請餉數十萬年復一年其奇只堪笑詫此今日一大病痛今願帷幄長子無聽遊談爲市井所溷寧功而後用無試而罔功也又登萊天津通州三巡撫、亦當詳議、登萊天津、奴必不捨所長、就所短、登萊付之東撫、每年風順時駐三月、如防海側、天津一道臣足矣、天津宜付之保定巡

當時此議似亦可依今則無及矣

撫、以三處費、併在薊遼、山海、永平、作一大省會。京城若泰山而四維之也。請陛下付廷臣虛心酌之。至于喪心無良之徒。借國家急難。以小民膏血而落錢肥家。人人知之。國無嚴法。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子孫寧能消受。犬豕寧食其餘乎。臣身在事外。憂深計遠。不妨過嚴。督臣身在事中。隨機應變。不妨仔肩。在當事者備千慮之一得云爾。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來說

會議覆奏疏　左都御史

臣等於本月十五日、河南道御史楊新期、奏爲入秋陰雨連綿等事、奉聖旨覽奏經撫既已正罪、着法司會議覆奏、欽此、臣等欽奉嚴旨、愚蒙皇懼、不知所以爲報也、中夜籌思、得無以奸細之說、壓聖懷乎、夫奸細自舊年失遼後、何日不報、何地蔑有、除劉保眞正外、若滅若沒、臣等不能無疑、此所以日夜腸九迴矣、經撫之罪既正、臣等聞其

在縲絏中、與死為隣、此何足以塵聖怒、臣等

又思我

神宗朝。非無雷霆之怒。然納臣下一言。置之若

忘。海涵淵度。匪夷所思。我

陛下天縱聖神、實極方登、草木翹首之物、無不

沐其化育、矧震器發祥、螽斯衍慶、方自今始

通國之人、莫不懽欣鼓舞、而冊立諸祥駢集、

臣等當仰體

陛下仁覆海宇之意、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祚、

如是而已、至於經撫、西虜東夷、聲息正劲、古來敗將、各有偏長、亦諸臣及臣等一得之愚也、臣等冒死以請、

天啓二年月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覃恩乞實授疏　左都御史

掌河南道事監察御史潘濬呈奉本院判送、據浙江等道試御史張文熙、帥衆、曹守勲、李懋芳、朱泰禎、吳之仁、馬鳴世、吳甡、喻思恂、樊尚憬、沈猶龍、蔣允儀、練國事、張應辰、劉徽、李玄、周宗文、方大任、張鑛、劉廷佐等、呈前事、職等俱以天啓元年行取、得厠臺班、例得覃恩、前巳具呈、蒙批河南道查議、今職同吏科給事中章允儒等、戶部主事沈立義等、俱巳

題准、改給恩命矣、職等既係同咨、事屬一體、雖部見在實授、而所援者元年覃恩之例也、非臺省之規也、查得恩詔一款、兩京文武、一品至九品署職試職者、准實授、欽此、科部既以覃恩之例具題、職等乞以覃恩之例實授、況職等各有垂白之親、誰無報本之念、且自有恩詔以來、絲毫未被、今科部既經均沾、而臺班應不獨靳、等因、又據候補御史霍鉷、胡良機、胡士奇、梁夢環、何廷樞、王政新、周汝弼、

龐尚廉、胡其俊、宋師襄、崔奇觀、劉四端、吳尚默、楊方盛、徐吉、李蕃、王會圖、劉璞等呈、又據後考候補御史田唯嘉、劉其忠、黃尊素、宋禎漢、許其孝、劉之待、周汝璣等呈、又據南京浙江等御史呂鵬雲、陳必謙、涂世業、黃公輔、劉之鳳、萬言揚等呈、又據後考南京山西道試御史張錫命、陝西道試御史黃憲卿呈、俱同前事等因、到院俱蒙批河南道查議、奉此、查看得御史試職一年、考實授例也、聖明登極

詔書、試職准實授、與數也、本年新考選御史、見試職張文熙、帥衆、曹守勲、李懋芳、朱泰禎、吳之仁、馬鳴世、吳甡、喻思恂、樊尚燝、沈猶龍、蔣允儀、練國事、張應辰、劉徽、李玄、周宗文、方大任、張鏻、劉廷佐等、候補霍鍈、胡艮機、胡士奇、梁夢環、何廷樞、王政新、周汝弼、龎尚廉、胡奇俊、宋師襄、崔奇觀、劉四端、吳尚默、楊方盛、徐吉、李蕃、王會圖、劉璞等、後考候補田唯嘉、劉其忠、黃尊素、宋禎漢、許其孝、劉之待、周汝

璣、又南道試御史呂鵬雲、陳必謙、凃世業、黃
公輔、劉之鳳、萬言揚、後考張錫命、黃憲卿、先
後具呈、欲徼恩實授、幷奉新綸、榮貤所生、此
自烏鳥至情、不能已者、況近年御史徐揚先、
馬逢臯、陸獻明等、具有成例可循、至南道試
御史呂鵬雲等、相應比炤張文熙等事例、一
體、准其實授、但職掌攸關、難以越俎、俟其到
任後、聽南京都察院陳請、諸見試職者、合候
命下之日、即准實授、候補者、俟補道免其試

職、併准實授、以便各畋給恩典、庶聖朝雨露一體宏濡、亦所以恤臣私而廣孝治也、等因呈覆到院、據此該臣等議、炤攄忠營職、臣子靖共之常分也、隆恩昭勸、朝廷鼓勵之微權也、御史先試職而後實授、載在令甲、罔或越踰、恭遇覃恩、則不以成例拘者、如新考選試御史張文熙、田唯嘉等、盤錯久試、濟濟周楨、供職臺班、習其才品、考選雖在天啓二年、行取實在天啓元年、與恩詔試職准實授欵、正

相符合、且諸臣先任中行推知等官、俱以考滿應得舊典、非緣覃慶、沾被新綸、而同選科臣章允儒等、部臣沈立義等、俱具疏陳情、奉旨下部、諸臣自難獨後、宜其有同情也、伏乞

皇上仁均一視、將見在試職御史張文熙、帥衆曹守勲、李懋芳、朱泰禎、吳之仁、馬鳴世、吳甡喻思恂、樊尚憬、沈猶龍、蔣允儀、練國事、張應辰、劉徽、李玄、周宗文、方大任、張鑛、劉廷佐、共二十員、即准實授、其候補御史霍鍈、胡良機

胡士奇、梁夢環、何廷樞、王政新、周汝弼、龐尚廉、胡其俊、宋師襄、崔奇觀、劉四端、吳尚默、楊方盛、徐吉、李蕃、王會圖、劉璞、田唯嘉、劉其忠、黃尊素、宋禎漢、許其孝、劉之待、周汝璣、共二十五員、候塡補之日、亦併准實授、各炤新銜陸續攺給恩典、至南道試御史呂鵬雲、陳必謙、涂世業、黃公輔、劉之鳳、萬言揚、張錫命、黃憲卿等、例應一體實授、但職掌似難越俎、相應俟其到任後、聽南京都察院代爲陳請、諸

臣頂踵捐糜。仰鴻造没齒敢諠以後非遐畢
恩。安敢妄覬。臣等亦安敢輕溷宸聽。既經河
南道查議前來。相應具疏題請。恭候命下。容
臣等行令各官欽遵施行。

續北科六員

蒲秉權　陳艮訓　吳弘業　黃承乾

周洪謨　劉懋

候北道四員

李應昇　温國奇　翟學程　謝奇舉

工部主事張醇儒

車駕員外閔之文　俱奉

聖旨是

救郭中翰疏　左都御史

臣頃覩中書郭萬程一疏、上干聖怒、勒歸田里、臣益頌皇上之英斷也。語云知父莫若子。知君莫若臣。臣子不知君父。是處光天化日之下。而不知天之高。日之明。惡所稱子臣也者。陛下自即位以來。日講經筵。孳孳嚮學。章奏批答如流。內帑發數千萬。留心邊務。屢勅臣工。罔不周悉。出入起居。發號施令。無一不法祖

語尤妙

敬天勤民是念。萬程誤

陛下以少斷。臣不知其所謂不斷者何事。夫天下事。與其過而剛斷。無寧過而詳慎。以詳慎爲少斷。則萬程之愚也。大小臣工。濟濟師師。意見稍或不同。酸鹹總歸調劑。從前所謂和者。惟求其至當。塡篪迭奏。非一無所違戾之謂。誣朝臣以不和。則萬程之過計也。惟是以禮部尚書孫愼行。刑部尚書王紀。則二事不可以人廢言矣。尚書孫愼行。循學者儒。生平

江河世界猶知有執法尚書三代人心自見

若行。頃以堅執秦藩事。即令之蕭蕭而去。倏而召。倏而歸。似於國體。有損。尚書王紀。一生服官。卓犖有聲。屢以言詞過戇。即令之槩蹇而出都門。路人指曰。此執法王尚書也。至有泣下者。似於國體大損。夫兩尚書去久矣。臣等豈不能昌言以存國體。顧臣等知。

陛下至仁。反覆輔臣。職在匡君。轉圜計。日不敢激聒。今昌言落小臣之口。臣等能無愧心焉

客氏一事。臣曩疏謂

冷〻數語聲罪之旗鼓自靈

陛下必不久留客氏蓋灼見

陛下太阿在手必不旁落客氏欲保全富貴必當敬畏但因一客而逐客遍野非所以久處客氏也為客氏計亦當熟思矣至於秦藩一事

陛下屢詔後先禮臣不肯承當非敢以逆犯隆旨正所以克守家法上守宗約

陛下如篤親親之仁乎宜先遣諸冊使臣以慰各藩之仰至秦藩一事姑徐徐與輔臣詳議

跌得好

或答以手詔曰諸臣固執朕亦難允或優以金帛以惇同氣使彼隱然知朝廷有人銷越畔之思而禮臣歡然知上有仁君堅守官之節不然禮臣再不安其位于國體亦大有傷矣諸輔臣在廷何以爲調燮計也臣知萬程之愚兹言亦墮其愚中臣聞萬程宿願以身欲和西虜與其勒之歸遂田園之樂何如置之山海爲用勇者一助臣愚而又且錮矣臣覩從古工商技藝各得輸肝以陳載在史冊

豈以

仁聖新主。而無一正言拂士。臣昧死惓惓。

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疏　左都御史

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
期而請、偶聞
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慶
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
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睠戀遲回者以此、本月
初四日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爲
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欲
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

儒者分內甚大本分二字體認得真其用無窮

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
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
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
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
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
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
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
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

惟則古昔譚先王之壇坫自爲衆人所礙

所不載也。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材可達。盡是皇王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唄語新聲。沸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譚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常遡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

述得有趣

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為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旣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

妙理妙諦

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令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

一片進道之言

大有氣色

詰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靑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勲勸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靑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倡衆和。幾付淸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垣墻之

畢竟要講學

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鶯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臣歸爲順則之民足矣、願

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天啓二年九月初六日奏初九日奉

聖肯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績學真修方資表
率不必介意該部知道

卽以孔孟提唱得大關鍵

附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疏

頃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爲一治。至孟子没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

貞駁得倒

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

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

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

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爲

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

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

明目張膽要講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

又見是應時急務

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擬建書院于此、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爲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況今夷虜交侵、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

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可爲駭。無怪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惶

悚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　　日

福清此疏深有氣槩

附大學士葉向高疏

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臣。已奉旨諭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詆訾之。臣竊以爲過矣。二科臣之意。猶不在講學。而在于明歲之考察。恐元標有所左右其袒。卽允厚疏中。亦已自言之。年來門戶爨興。互爲勝負。近當事者。劑量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每論及此。未嘗不嘆息于前事之過

此段堪爲南皋先生寫生

當而以今此計典必立矯其失一切歸于公平即元標議論亦是如此毋奈人情多端過生猜忖必逐去元標而後快也元標在
皇祖朝直聲震于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爲
忠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
皇上拔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淸朝盛舉臣素不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籠罩矯餙之態心甚慕之即或者謂其居山已久于世

亦是譬中之規

眞是可服

局有所未請宅東太虛於人言有所易入然於元標之本色自無所損允厚所列悉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于張居正之卹典則楚人請之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褒貶何妨並存元標之不言臣方服其無成心奈何更以爲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殺之何其甚也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爲瑞如渾金璞玉自足爲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乘之能雕鏤之技哉若逐去元標則其他之講學

慷慨而言非他人可及者

如此光景猶清已不可爲矣

氣節如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爲不平紛爭又將不了門戶之禍必與國家相終始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暇問封疆之事哉而臣亦豈可一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從來未有乃二科臣之疏屢奉內傳頻更票擬至謂宋室禍敗繇于講學誰爲此言以告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比及南宋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僞學題目構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本于宋儒

成祖文皇帝、復令儒臣采輯宋儒論學之書、爲

性理大全、頒行學宮、二百五六十年、道德一、

風俗同、一切裂防決綱之事、有所忌憚而不

敢爲皆繇于此

皇上奈何輕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

祖宗一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

率多怫而少兪、乃二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爲結黨

則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苟欲結黨。何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爲可議。則臣又有忠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起官。爲應天巡撫。刻厲操切。人皆不堪。卒被擠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爲是。至于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卒爲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多者。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耶。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

囂易起。若不稍爲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又將有非非二臣者。紛紜排擊。無有紀極。昨且有僞作銓臣之疏、欲毀書院者、世情險怪、一至于此、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即繼之矣、去察典幾何時、而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爲

皇上了此事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當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臣爲執政、而諸賢連翩去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輩同

被惡名是亦臣之所跛蹐而不安者故敢冒
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為偏護則臣願與元
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以為是也臣生平
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生鄒魯
之鄉而禁孔孟之學臣尤不敢統望
聖明俯垂鑒察
天啓二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大臣眞品實學自能維扶世風言官意見
参差不妨互相質證但不得叅以岐念迹涉

猜防禦虛衷持衡剖忠劃切足定國是以正
人心鄒元標馮從吾已有旨諭留這所奏朕
知道了該部知道

懇賜歸田疏 左都御史

臣先是有陳共學之原以定衆志一疏中欲

乞歸蒙

陛下不允臣志已決而友人謂臣姑爲遲回以定衆情臣勉出旬餘即圖陳情適給事中郭允厚相成之雅至矣中教臣以體認二字是望臣者甚厚以四方多難爲學問中未到事是望斯道者不輕中間恐開濫觴之弊開依附之跡語語憂深允厚即不樂聞講學即此

講之學矣。除語無影響，不必言外，但所云致兩臣各去其官，得無以過庭訓、潘汝禎二人乎。臣正求之言語文字外，臣自爲臺綱，似不必過爲左袒也。以後先遲速之間，諸賢不安其位，得無以張愼言、安伸二人乎。愼言介特自持，不肯輕留，安伸臣奇其品，彼自過激，臣臺中資序，外人不得知，成規具在也。奴酋悔禍則已，如不悔禍，永平、薊遼間不大作磐石之基，臣不知所底。異日或有思臣言者，若謂

近畿開府可裁不獨臣一人言也至灰慷慨言事者之心欲借公道下石等語臣茫然不知所對不知誰氏至謂勝敗不必分功罪不必辨今日正當滿眼敗局罪當重而入者爰書具在臣何輕重之與有張居正相幼主十年昧人臣小心之義取喪子亡家之禍昔議其非臣非私意今錄其功臣付公論此心如衡不能爲人輕重必欲臣出一言爭以成巳之是亦小之乎眎臣而允厚未胥臣深臣實

正人君子心事豈是小人所知

一語冷然

無此塵情也且臣薦疏亦嘗備舉其才嘉其志後在掖垣疏中亦言其情反覆大學士玉愼行大爲擊節六垣送臣文可查臣心最虛而平亦最恕四十六年前本自天然豈獨今日然哉臣藉麗澤之益非特燕都爲然今白下流風猶然四十年前餘韻允厚炎曾任比部與臣同曹事豈是疏幼未之聞乎允厚謂都門不宜講學臣聞斯言而體認于家矣伏乞陛下賜臣歸里以遂臣之志也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卿先朝遺直召用未幾紀綱重地方藉名

賢且計典在邇豈得以浮言求去還卽出供

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又附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三疏

項臣因病再疏懇請以爲

皇上憐臣病必放臣歸矣不虞

皇上諭以大臣誼當體國豈在潔身着遵旨卽出臣卽不肖何敢違命但臣病入膏肓有盧扁望而却走者卽此身且不敢保又何言潔又將以何者而體國此臣之所以懼違君命而再三冒狀以請也且臣去矣臣之一片赤衷有不敢不爲

果然

皇上盡言者臣幼承庭訓即知有講學一事比壯歲登朝即與一時同志如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諸臣立會講學三四年間寒暑風雨未嘗少輟世道人心頗覺可觀自臣壬辰告病歸而京師學會遂廢不講者三十年臣昨秋入京見人心世道不及曩昔邊臣不知忠義而爭先逃走妖賊不知正道而大肆猖獗中外貪肆成風縉紳奔競成俗諸如此類正坐道學不講之過臣因與左都御史鄒元標

立會講學。元標名世眞儒。臣事之如師。凡同講諸臣。彼此皆以忠孝大義相勸。力使人人皆知正道。皆知君親之大倫。或可以少挽江河狂瀾于萬一。此正臣與元標風紀大臣之責任也。臣衙門聽道諸臣、以爲寺廟不便久借、因捐公分、建一書院、此諸臣之義舉、誠臣之所不敢當、而臣私心。又不專爲自已講學。若專爲自已。則何地不可講、而必于書院。原爲臣久有去志、恐臣身一去。則此學與之俱

慮深且遠

去。如壬辰以後光景。因建此以存吾道之羊。以待後之學者。使京師首善之地。永永有尊君親上之風。先臣許孚遠有云。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如此。臣卽死有餘快。況山林乎。然營建方新。而人言再至。人之識見。原有不同。臣不復與之辨。但以臣與元標之故。而致廟堂之上。議論紛紜。則臣之心不安。臣之罪益甚。此臣之病所以日劇日危而不可救藥也。望

皇上憫臣病亟。卽賜罷歸。使臣得隨元標後同出都門。臣卽旦夕塡溝壑。亦無遺恨矣。

天啓二年十月十四日奏十七日奉

聖旨馮從吾佐憲甚著風裁。正見平日實學。何乃以此求去。還遵旨卽出供職。該部知道

附左僉都御史鍾羽正疏

臣叨任　聖朝伏覩
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惕厲親日講御經筵講讀
之臣諄諄進說文武卿佐序列充庭
皇上潛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靡不歡欣
頌祝惟願
皇上聖學日新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俾
天下臣民莫不回心而向道此舉朝之同心
也夫君者臣之師者也君既向學臣獨敢自

棄乎。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仕者也、仕者仕其所學者也、賢傳聖經、總是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命之精、若判而二之、豈士之學經、徒為俯拾青紫、一登仕路、便可弁髦經傳、而噤口講習之功耶、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吾師之訓與、若帝王可不學。則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事。群臣可不學。則牆面者何云。前代勿論、祖宗設講學之官、崇顧問之位、何者非勸聖學以為臣民

真學者之言

之法乎、法而禁之、其奚觀焉、或以爲國家多事、兵寇相仍、講學似爲不急、臣獨以爲文事武備、原本一宗、稽古聖人。赫怒發于道岍。誅伐出于帝則。誓師動衆。必以降衷恒性爲言。至于魯之多士。克廣德心。晉之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能用武也哉、臣待罪西臺、竊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群倫、左副都御史馮從吾、默證潛修、特超塵俗、其在衙門、振揚法紀、表帥憲臣、案無留牘、庭有暇

亦只是學如此數語

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才、孜孜惓惓、惟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不入聖賢之域、其

仰贊

皇上聖學之勤、率臣民而歸皇極、功甚大、心甚忠且勤也、而奈何其禁之也、書院之設、實爲

皇畿首善之勸、臣入署新、始事未與、愛莫助之、初非有異同也、惟臣學識膚淺、不能取信于人、致累二臣謬蒙浮議、乞先將臣罷斥、臣退伏丘林、誦詩讀書、以終沒齒、伏願

可祇劾之者千言

皇上益勤聖學講明經史清心窮理所其無逸

大小臣工同心同德廣德心悅禮樂敦詩書

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

隆臣不勝大願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　日

再懇天恩早賜骸骨疏　左都御史

臣頃以身病乞骸蒙恩賜留、總之

陛下如天之仁、不棄簪履、臣碎骨粉身、何能報稱、緣臣已老且病、口、欲語而氣不暢、目欲視而神不朗、足欲行而筋不隨、外望之略似人形、臣自度非久長之罷矣、人之入仕、如人飲酒。適量而止、臣官逾其涯、年過其時。不自知止。至於顛敗傾覆、累

陛下知人之哲。負

宦情看得冰冷

陛下隆厚之恩。是臣一人。爲縉紳辱賤不淺。臣志決矣。無能爲矣。惟陛下赦臣死罪。矜臣昏昧。使臣得歸依丘隴。臣不勝大願。至於察事伊邇。猶非敢聞。臣原無操刀之志。即蒙彎弓之疑。總之不善藏刀。況能游刃。臣嘗有語云。大臣青山有致而後小臣白簡無權。若使臣寡廉鮮恥。生平講習謂何。

天啓二年十月　日奉

聖旨卿碩德名臣里居日久召用未幾何遽堅
意求去還體朕意勉畱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又附左副都御史馮從吾四疏

頃臣以講學招尤、患病請告、

皇上不厭煩聒、復蒙溫旨、馮從吾佐憲甚著風裁、正見平日實學、何乃以此求去、還遵旨、即出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拜首捧讀、感激零涕、臣即至愚極陋、何忍孤負君恩、但臣之去、有萬萬不可留者、憲臣鄒元標、于臣為前輩、臣與元標同一志向、同一學術、書問切劘、非止一日、今幸追隨西臺、共修職業、數月以來、

臺綱方有整頓之漸。世道方有轉移之機。而不意人言至矣。講學修書院、臣與元標同事、今元標行矣、臣復何待。且臣自臥病以來、日甚一日、飲食全減、藥石罔功、倘臣旦夕不起、是進不能偕元標報國。以盡君臣之義。退又不能偕元標去國。以盡朋友之情。平日所學之謂何。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懇祈

皇上俯賜慨允、使危急病臣、得與元標同去、臣欲且不朽、臣感且不朽、抑臣又有說焉。二臣

去矣但恐世之士大夫因二臣以講學修書院去則因壹廢食見刖廢屨相率以講學爲諱以修書院爲戒使聖明之世無端有禁學之風則關係世道良非淺尠此臣所以身雖去而心猶不安者也望

皇上明示諸臣以學之當講書院之當修無以二臣爲口實又望

皇上益勵初心緝熙聖學經筵日講無因此而少輟將聖德與堯舜爭流而世道與唐虞並

盛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風紀重地馮從吾品望足任何得託詞引避且使朝廷有禁學之迹言官冒攻擊之嫌獨潔身名罔顧國體豈是臣子分誼還着遵

屢旨卽出供職不得再陳該部知道

直陳眞情苦情懇容休致疏　左都御史

臣三疏乞歸、數蒙溫綸、如天如日、臣何敢承、惟焚香祝謝而已、除臣衰病狀、前已臚列、無容再數、惟是臣有眞情苦情、不容不暴白仁

聖之前者、臣嘗

神宗初年。同被譴者六七人。獨臣不死。已爲過望。回首故交。神骨凄淸。不知止而戀戀名塲。非臣之願也。奸細諸獄。西臺惟臣爲政。尚書

王紀。以淸直法臣。策蹇而去。臣猶然不加譴

責非法之平也昔言
光祖朝事臣與孫愼行後先有疏愼行以明德
耆儒而去臣不見機明決非臣之福也臣可
歸矣原是青山之骨行付青山而藏惟
陛下成臣末路以不愧士大夫爲幸方具疏間
又復見給事中郭興治一疏臣始知是非不
必分明語爲馮三元傳臣言發也三元初起
官見臣臣即語之曰往事再勿提渠曰是非
却要說明臣語之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

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爲愈。不謂臣欲效他山之石。竟違浚恒之戒。臣之過矣。省臣謂無是非之心等語。則無惻隱之心非人。又非孟夫子語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爲眞心之是非。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謂熊廷弼失封疆乎。爰書具在也。謂三元昔時去國乎。則上已賜環矣。是非未嘗不明也。而臣所謂不必太分明者。亦未嘗不有當萬一。卽方從哲一疏。滿朝以酖毒爲

肯予芝罔獨欵奸人之願足矣

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不必太分明之一証也今廷弼所少者惟一欵廷弼欵法不能獨欵如尚書如侍郎如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累累纍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

皇上初登寶極才二年所老成守法議獄緩欵之意非過也非獨臣一人言爰書末後語可繹也臣按孟氏此章始即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下節節發揮不忍之實欲人人擴而充之以保四海之意是非之心從惻隱中帶來

而下章再揭矢人函人之語。臣願爲函人。毋爲矢人。臣未嘗不遵孟氏之旨。至於張居正事、臣前疏已言、茲省臣又言之、臣敢竟其說臣初疏云、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責備者皆進賢決囚言路等事、非有他語、臣在省中、維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忠憤者頗多。間有望風藏身之人。臣疏云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

十餘年與朽骨爲仇乎旋其昔勞正是勸令日生者後來者俱被殊典而獨靳居正乎虛名浮譽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教臣望臣如村樵里媼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臣弱冠而忝冒虛名退處而溪自懺悔知浮名能滅道緣深心內省知聖人之道悉具于易每讀易乾坤二卦乾卽曰資始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坤卽曰資生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至于洗心藏密語目

爲之朗心爲之淸神爲之怡手爲之舞足爲之蹈知繼往開來舍此別無學術安身立命舍此別無根宗報國承家舍此別無箕裘故

臣自入朝來知

冲聖在上大敵在門不敢一毫從名根起念傷國家元氣隤然處萬物之下數十年所學與講者如是而已省臣言及敬以質復省臣言此必有見亦不敢以浮答臣惟國家設言官法至善也先是寥寥數人眞可寒心今濟濟

庸人易知惟爲大賢固難測識亦無怪郭興治之曉曉也

百餘當憂其盛言出乎身加乎民夫安得不兢兢也論事難知人尤難夫人有可以識量測者有不可以識量測者可識量測者不過從軀殼起念不可以識量測者不從名相起念嗟乎此可易語哉休復之吉愚臣永拜言臣之賜無易繇言言臣亦當鑒愚臣之悃矣

天啓二年十月　日奉

聖旨卿秉心虛公持論平正所奏陳前事知道了老成進退世道有關還望卿勉留即出視

事慎勿再辭該部知道

又附大學士葉向高疏

然臣自弱冠爲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四海
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爲眞古之遺
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爲給事中、爲吏部
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起元
標罪臣、即臣亦自以爲生平第一歉事、幸遇
皇考
皇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
有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留而止、

所以不容鄒公者非爲講學蓋欲媚璫矣

臣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元標一至此也童蒙辨臣疏謂無逐元標之心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厚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併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爲名人品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爲賊三臣之意同而其說則已三亦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矣提學官之改勑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爲非

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議背成憲失人心正爲此事董蒙奈何引之臣爲書院記文固云世必有執江陵之見以消除者何其言之偶中乎

天啓二年十月　日

五懇生還疏　左都御史

臣乞身至再至四、而

聖恩愈隆愈重、臣萬死何忍言去、臣有犬馬宿病、與年俱增、苟可獵榮、誰肯捐棄、顧影自憐、不容一日留者、臣與刑部左侍郎嚴一鵬同丁丑而進、與光祿卿許維新同辛亥而生、二臣皆得微隆恩、體其至情、賜之歸息、臣與二臣、似不宜有異同也、臣查先朝諸大臣請不過一疏二疏。即允其歸、此以廉恥之道待臣

工。臣子亦以勿欺之義告君父。歷朝事體，猶可想見。其後請者與留者，姑請之而姑留之，恬不爲怪。是下不以誠事上，而上過厚也。非國家維世激俗之意矣。臣謹移家出城，封印貯聽事外，再九拜以懇，雨雪飄搖，路行甚艱，不勝盼望。疏完始得覩郭允厚又疏，前皆隱語，臣未盡知，今始知所謂問家世語者，謂佟卜年等獄耳。佟卜年的係奸細，亦當戮其宗派，方能坐以重罪。即極詳審，猶恐疏略，似不

足爲臣過也、至于彌陀等語。葢是日有僧本善、重夾數次、流血兩足、臣語之曰、自投網羅、空念彌陀、記事者誤聽之、而妄傳之、三法司諸臣具在、可問也、臣審大獄、與先任尚書王紀、凡數次、俱幸無罪、獨是獄臣互相商確。不覺重複。葢既下三法司。臣一法司之長。又官刑部後先五年。粗知事例。獨不使臣一言乎。臣不識風浪妄爲亭疑臣過何辭、水戶一事。益係礽失廣寧時。都城擾攘。巡城下檄逐諸

水戶。臣原未有疏。省臣查之。各水戶聚族數百人。訴都察院門首曰。民等劚土剪茅。聚廬而處。數十年。無事則應差。有事則前驅。若一一而逐。必至流移。無室無家。號跳叫嘯。總是一死。臣語之曰。此必有處。入商之閣部大臣。僉云仍之便。臣即傳司廳。語五城。仍之爲妥。蓋亦諸臣持危治亂深思。頃刻間。便各坊聚

至七千金。請人居間。即

皇上未必能得之。有毫私而以情居間者。來與

惟其肯行故肯言公胡不察其人

聽者。皆水戶也。都門訛言。朝夕互變。或有欲藉此攫水戶者。故深恨爲此言乎。在衙門非私寓也。揖讓豪傑等語。允厚肯言之行之。臣亦然矣。不然。縉紳自有體也。可以理信矣。書院減價與大石窩事。臣一切不聞。省臣謂臣學入於玄釋。玄釋臣所不棄。而肯則異。臣之學在生生。而釋則無生。玄之學意在長生。臣之學在無忝所生。臣學四十餘年。良朋勝友。亦儘有志。實無所得。不過一腐儒耳。且知學

欲窮性命之微。非學一先生言所能了。先臣王守仁詩云。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陳獻章詩亦云。仙家亦有調元手。屈子寧非巨眼人。二大儒亦嘗從此而入。世亦以佛學目之。不但二儒。宋之陸九淵楊簡。來此議於宗矣。聖學有門有堂。有室有奥。及堂而後知門外之曠也。及室而後知堂之淺也。及奥。忘其門與堂與室矣。世有嘉穀。弗食弗知其美也。夫世間之事。皆可以意氣承當。語言

測度意識揣摩惟斯學非更數十年未易輕言允厚覩臣書儒乎釋乎玄乎為醇為駁世必有知者世路榮華爍火電光大都一時難盡俟之千百世可知臣行矣望煙波鈎艇以老以死無庸賓臣於叢棘矣至於
上恩未報萬一則實死不瞑目也

天啓二年　奉

聖旨從來君子難進易退但卿大臣誼豈忽然且入言意不在學又何必以所學與質位賢

去國世道隱憂此朕惓惓留卿本念還着司
務等宣諭卿其幡然留行用副朕延佇至意
該部知道

萬分苦情再乞生還疏　左都御史

臣以本月十三日五疏乞身、拱俟至今、未得
奉旨臣誼當久待。顧臣風燭之年。而屢請不
遂。心情狼狽。兼之室家已移。院印已交。無復
能一朝居者。
陛下肯賜一日是臣一日之生也。臣惓惓上聞
陛下如天之仁。何所不覆。如日之炤。何所不臨。
不然。恐長士夫頑鈍之漸。開奸雄窺瞷之端
是以臣一事作之俑也。惟

陛下速賜俞允。不勝顒懔待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卿耆德眞儒忠誠端亮方賴名賢表率群
僚乃累疏控陳情詞懇切特體雅志准馳驛
回籍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用示眷懷該
部知道

謝辭疏　左都御史

臣於二十日具疏、六懇天恩蚤賜生還、欽奉
聖旨、卿耆德眞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憲紀、表
率群僚、乃累疏控陳、情詞懇切、特體雅志准
馳驛回籍、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用示眷
懷、該部知道、欽此、臣田野腐流、草茅末品、雖
硜硜有志、徒碌碌無庸、非薄世塗、自安固陋、
宮端何地、保輔何官、非碩德名儒、未易輕冒、
惟眞修實學、始足克承、臣立朝方懷不忠之

俠、登歸田乃叨踰分之榮、在
皇上過施敝帷之仁、在微臣當知盈滿之戒、拜
命心戰、望闕魂搖、謹三肅叩辭、除馳驛恭領
慈仁外、伏乞收回前項宮保成命、庶愚分獲
安、愚心不愧、當與田叟野老、時時祝聖壽無
疆矣、

天啓二年十月　　日奉

聖旨朕優禮老成加秩已有成命卿宜祇受勿
辭該部知道

此時眞正可守、

去國陳悃疏　左都御史

臣一介書生。三朝豢養。犬馬無知。猶知報主。臣屬人類、而敢忘君。臣欲望闕叩首行矣。思今國家大事。惟北憂虜。策虜者何慮數千百人。以臣愚見。先定守之一局。夫粟不可支十年。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恢復也。卽恢復矣其誰與守。

陛下無輕信諸人急恢復也。廣寧還我、則內固有基、不然、山海岌岌矣薊遼永平二大鎭戚

大病根也

信然

繼光諸壘亟當修補呂字田形當亟議行無竟塵故牒臣嘗思遼之失始於李成梁成梁封伯遼之諸人各有雄心毎殺熟夷上首功家家萬戶侯者數人奴酋不解之讎繇於殺其祖父故今稱戈不已且一鎮之內絃管四沸婦女衣翡翠竊比王侯男子習徂詐奈之何天不厭其地而使之淪於夷也次壞於高淮淮在遼東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遼遂不可支矣三壞于鎮臣往者遴才而畀近皆半

欲媚朝貴非人參貂皮不滿其欲安得不取但不知以遼與奴實始此也可惜可惜

字字眞事事實

門生故吏欲使之饋貴而諸鎭臣自囊人參貂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息以取功名而以全遼畀奴酋矣至今言之可爲髮豎

陛下豈盡知乎

陛下次憂在黔蜀藺酋之逞也葢蜀遠而黔近其種種作惡黔撫臣按臣數其惡狀蜀兩臺按院及諸搢紳起而與黔爭養如驕子釀至今日楊應龍非眞有叛謀也五倫滅絕自其嘗事好事喜功者開其端徃勘居間者利其

談苗事如淮陰用兵出入變化俱在指掌蓋公戍夜郎時於深

賄勸不足憑居間不足憑惟有獸窮必鬬爾安酋鑒彼覆徹原蓄異志貪夫因其襲替而遂激之今炎炎之勢未易撲滅臣料此酋必敗者有四背面受敵必敗者一四十八頭目人皆有心間而攜之從中為應必敗者二我雖無餉楚蜀與滇猶可策應彼之農已兵矣田土荒蕪矣餉未必繼必敗者三我兵有制彼苗衆自綿被斗櫓外一鼓而竭望巖以奔能善招之必為我用必敗者四有此四敗彼

林密箐中籌之者久所以確有定見

深得用人之道

自作孽。然我應之。亦有三難。播州在一山中。環而攻之。其勢聚。安茜四面受敵。我亦四面出兵。其難一。昔一播酋。三大中丞方能成功。今當用中丞四。始可動兵。其難二。昔物力尚盈。今當家空人竭之時。非發內帑不可濟。其難三。將材別有一種意態。今輻輳京卿者。皆異材也。新發於硎。尚屬朝氣。在當事遴而馭之耳。用之於試。不如用之於習。四川左布政林宰。夙有令聞。功在危城。可鎮撫蜀。原任巡

眞正愛民

撫朱燮元。即以左司馬兼總督。付之搗巢。審
酋可無憂矣。見任少卿潘濬。原巡按貴州楊
鶴。今付以黔事。舊日封疆。諳若指掌。可借箸
也。又如原任尚寶卿彭遵古。給事段然。原任
知府黃洽中。皆有軼才可使。楚與黔近。朝命
夕至。惟
陛下擇而用之。今天下加餉。民貧極矣。民望久
矣。臣嘗告司農汪應蛟曰、宜先減半、付之各
省兩臺司道府縣、私爲議處、但可爲民拯水

火之阨不必究其施爲一律也惟
陛下毅然行之
陛下卽位未幾黃河澄清與
世宗初年一致地呈瑞者一頃山東亂糧艘難
度天雨半月賊窘嶧山饑死者半天助順者
二今年穀豐登民獲有秋天助順者三雖各
處有盜賊之儆然
世宗初年亦始於山東如福建如大同三處見
告今日時勢與

世宗朝無異。在以定見定力。挽回天意耳。

陛下一身。天地祖宗之身。山河社稷之身也。語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臣謂修身當以養身爲先、孟軻氏曰、無尺寸之膚不養、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養身要矣、寡欲先焉、寡欲則精自充、心自廣、體自胖、是爲德潤身、臣嘗見市人一瓜一果、時時津潤、不使枯槁、因思潤身之旨、亦不敢賊惡其身、故敢以養身之言進、卽此是精一、卽此是克

復帝王大經大法。即此爲之根基。亦所以爲社稷也。內帑時發。臣不爲陛下憂。所憂者在民之聚散耳。先是有問財聚民散之旨。臣語之曰。財猶水也。水欲其流。不欲其聚。水之聚也。必至漂屋蕩舍。民惡得不散。水之散也。民始劚土剪茅以居。惡得不聚。神宗拮据三十年。內帑之積。雖爲兵事散盡。奸賊騙盡。此亦聚散常理。內帑空而邊事寧矣。有志士紳。且視阿堵如糞土。而況居九五之

公一生愛情人才孜孜不倦至此畢竟寫出可見老成用心之厚

尊順天應人之聖主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陛下可以理自信、凡有請者、慨然捐發、無憂貧

矣、近時臣工、或以門戶自相疑猜、此從身名

上起念、臣與冢卿張問達相處年餘、

陛下試詰張問達、臣曾說門戶中一人乎。蓋臣

實見天地間一草一木一民一物不忍傷殘

其有才有猷者、安其職事而已耳。又實見得

人之稟氣各有偏全、人之識見、各有高下。從

德性用事者、反求諸身不作同異見不作人

妙妙

我想從情識用事者但求諸人東猜而西疑左嫉而右使曾不思前數年諸人。始而酌水盟心。既而倒戈相向者何人。而猶不各行所知。以不負所學。非國之幸也。

陛下洞燭其情、處之以和平、則朝端享清淨之福不難矣、年來一種萎靡退託之氣急宜整頓、如諸臣建一議。奉旨必行矣顧得旨未必速抄也抄而未必卽行也行而未必卽復也曰捱一日、年捱一年、兵餉政務。俱從口角上

談過緊上無責寔之令、故下多因仍之習、臣愚謂一科宜管二月、自正月至二月、以吏科始、凡奉旨下部者、限以某月完、如各省考成事例、一冊送閣、一冊留科、至雙月終、科臣巳完與未完事件報閣、取旨上裁、六科總一考成、不完者罰有差等、庶幾事事着實、不托之空言矣、世之所避忌者。惟府怨耳。苟眞有爲國家眞心、即府怨何妨、丞相要開河、功多怨亦多、千年萬載後、功在怨消磨、古人巳言之、

孤臣去國
以人事君

其千百載下。自有亮之者。不必避也。起廢諸臣、老成端重者、不必盡拘資格、山林久滯者、亦當念其衰遲、公事見逐如熊德陽等、亦當早爲牽復、以天下人才裹天下治平以扶我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祚。臣身在草莽。得覩堯天

舜日之盛。生固榮。臣死亦榮。臣遠離

闕廷。不勝耿耿血誠之至。

附吏部尚書趙南星疏

項者南吏部尚書、北戸部侍郎等官員缺、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廷推左都御史等官鄒元標、鄭三俊等、皆蒙欽點惟元標未下、元標者以

皇祖五年進士、刑部觀政、卽論劾專權奪情之大臣、而廷杖遣戍者也

皇祖起而未竟其用

皇上擢爲總憲、以講學被小言而去、舉朝皆望

高邑此疏
爲吉水復
開生面此
正不用之
爲真用也

其來臣等與諸臣共推之未能即得
俞旨以
皇上知人之明同于日月豈猶有疑於元標之
未宜推乎夫元標釋褐之始即捐軀以爲國
家其忠孝宜推也俸祿之外囊無一錢書帕
不敢入門其廉潔宜推也可仕若挾其山林
可止即忘其軒冕其恬退宜推也夫此等皆
今人之所不能也元標用而士類有所矜式
其裨益朝政多矣以元標之賢而

皇上循不即用則是捐軀報國者不足信也廷推而不即用則是舉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疇咨急賢之意乎。

天啓四年二月　　日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五 終